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孝還魂

貧婦守節不易，孝子順母堪欽。慈祥愷悌一堂春，雖死猶能續命。安縣胡家村王文德，孤貧無靠，小時牧牛，長則傭工，人喚王老么，為人忠直慇懃，幫胡家數十年，五旬尚未易主。但他一生時乖命苦，能掙錢不能積錢，如有一千便生災禍，用去自然安逸。主家念其忠勤，踩些山土薄田命他耕種。不遠有一倪秦氏，四旬喪夫，家貧無子，其主與之說合，娶而為妻。這秦氏賢淑勤儉，夫婦辛苦做活，亦能餬口。文德心想：「我一生勤苦，宗祀不繼，雖然娶妻，年長力衰，怎能生育？」對妻歎息。秦氏曰：「兒女前世修，種子隔年留。有子終須有，年老何足憂？無子年雖少，到處把神求。若要麟兒降，切莫把善丟。」文德曰：「我們家貧，那有銀錢為善？」秦氏曰：「常言：『培補古墓，暗中加福；平路道，吉星臨照。』此事又不要錢，夫君何不多做？」文德應允，盡力為之，並無退悔。秦氏至四十五歲忽生一子，夫婦極喜，取名毛子。

文德既有兒子，想掙家業，於是披星帶月，總望廣種多收，從此善心日退，利心日增。毛子四歲，文德偶得重疾，醫藥不效，神卜無靈。秦氏對灶焚香，自願減壽益夫。那知修短有數，生死由天，任你真心祈懇，疾病無減有添。文德自知不久人世，於是喊著秦氏近前，哭泣言道：

這一陣睡床上週身汗透，此一刻怕的是命難久留。
想為夫出世來時乖運丑，年輕輕就與人割草牧牛。
稍強壯做長年事事經手，或擔輕或抬重未把閒偷。
幫胡家數十年憐我忠厚，看成我做莊稼才把親收。
自賢妻進門來更難譚口，日熬湯夜煮粥方把生謀。
也只想多掙錢與家貽後，那知道到老來一錢未留。
多感得祖宗靈皇天護佑，才生上毛子兒宗祀無憂。
只說是有了兒窮圖不久，又誰知夫得病醫藥不投。
倘若是夫不辰一朝死後，妻當要苦立志衣食自求。
毛子兒還須要把他成就，切不可任隨他氣性粗浮。
幼小時能教訓事事講究，長大了成好人方能出頭。
說到此不覺得痰鳴氣吼，怕的是兩夫妻要把手丟。

說畢而死。秦氏湧哭一場，帶子去到方境化些錢米衣服，主家又送小料一付，草草安埋。

秦氏從此立志撫孤，勤苦紡花，托人代賣，或幫人做些女工。這毛子卻還誠實，聽講聽教，每日撿柴割草以助日食，若見食少便忍口不吃。秦氏恐子餓壞，常留以哺之，母於互相推讓，往往至於泣下。秦氏見於孝順，倒也快樂。迨毛子八歲時，家忽斷糧。秦氏有線於一斤，托人代賣，此時正當在栽秧，無人趕場。秦氏想去自賣。又從未趕場，況是孀居，不好去得，心中焦悶。毛子曰：「媽何不拿與兒賣？」秦氏曰：「兒年太小，怎麼去得？」毛子曰：「兒前日從鄰伯到街去了兩回，媽說明要多少錢才賣，若錢少了兒拿回就是。」秦氏曰：「你莫被人拐去了。」毛子曰：「拐子走路要拐，你兒認得，不賣他就是。」秦氏無奈，只得交子去賣。

毛子來到街坊，不知市在那裡，上街下街走了幾街都無人買。近午，忽一人問道：「你拿著線子做啥？」答：「賣的。」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答：「要六百三。」問：「少點？」答：「我媽講了的，要那多才賣。」時側邊攤子正在數錢，其人曰：「你把線子拿我，他數錢跟你。」毛子曰：「我要那多，少一個都不賣哦。」其人曰：「是哦。」拿起就走。毛子見攤上數錢的數了丟進錢門，總不拿他，問曰：「你把錢拿我，好回去了。」坐攤的曰：「甚麼錢？」答：「賣線子的錢。」問：「那個買的線子？」答：「先前一人買我線子，喊你出錢。」問：「我答應你出錢莫有？」答：「喊你出錢，拿起就去了。」旁一人曰：「你今天遇著騙客了！他未答應，有甚麼錢？」毛子駭得哭哭啼啼，街上街下場前場後跑了幾街，並無買線子之人，走至攤邊放聲大哭。坐攤的見毛子幼小，拿錢二文與他，曰：「拐子趕不到了，你快拿去買個餅子食了回去。」

毛子接著哭泣回家，邊走邊想：「我把線子失了，媽若問我，何言答對？可憐家中斷糧，望此買米，如今失了，我媽拿啥來吃？」忽見路旁茅房外曬有幾件衣服，四下無人，心想：「我失線子，若把此衣偷回掉幾升米，免得把媽餓壞。」此時情急，那知利害，便去收漿。忽竹竿滾下一響，屋內走出一人將他捉住，幾個耳巴，罵曰：「災難種！乳臭未乾，敢來虎口抓肉，不是自來送死？」毛子駭得魂飛魄散，跪地求饒，哭訴失線情由。其人聽得，想：「孩子必不說謊，但如此幼小便知孝道，亦是難得。」當時笑曰：「你拿我做乾兒，我就放你。」毛子慌忙磕頭，口喊「保保」，其人歡喜，帶進屋去告知妻子，毛子即上前叩頭，就喊「保娘」。婦人見毛子伶俐嘴甜，心亦歡喜，賞以灑飯。毛子吃了，告謝要回。婦人笑謂夫曰：「看你拿甚麼打發乾兒？」其人曰：「還要打發麼？」婦人曰：「乾兒都不打發，你這保爺就不蘇氣。」其人謂毛子曰：「你明日回去，我今夜拿些銀子打發你。」毛子曰：「何不就拿？」答：「要黑了才去。」毛子曰：「我等不得，怕媽懸望。」其人曰：「一夜無妨。」毛子聽說有銀，只得住下。

各位，其人姓韓，名大武，是個強盜，極其膽大，每一人遠方去偷，近處無人知他是盜。不遠有一林茂春，家中廣有銀錢，大武當日見毛子說了幾句盡孝之言，一時天良發現，心中憐惜，想去偷些贈他。消了夜，收拾鋸刀、通關、撥尺、剪子，將要出門，毛子問曰：「保保拿銀有好遠的路？」答：「有五六里。」毛子曰：「我跟你去，好幫你拿。」大武曰：「好，那就要多嘴。」即帶毛子走至林家宅後立著。毛子曰：「怎不到屋去？」大武曰：「等人睡了方去。」毛子曰：「人睡了誰個拿銀與你？」大武曰：「我自家去拿。」毛子曰：「又不是強盜，怎麼自家去拿？」大武曰：「不是強盜，是模模匠。」毛子曰：「呀，我怕得很：我不去，我怕捉到！」大武曰：「不要亂講，有我不怕得的。」毛子曰：「那就快去，拿起好走。」大武曰：「待我問他銀子放在那裡才去。」毛子曰：「問不得，問要犯蹺。」大武拿石向房打去，犬聲大吠。茂春曰：「今夜有賊，老婆子，銀子收起莫有？」答：「已鎖在箱內了。」方欲進宅，那知茂春妻妾忽然吵架，毛子喊曰：「快走！屋內曉得罵起來了！」大武急撫其嘴。

且說林茂春娶妻熊氏，貌醜性惡，無有生育，茂春只得娶妾何氏。這熊氏淫而且妒，時常冷言冷語，說夫愛彼嫌此，因此妻妾失和，吵嘴不休。茂春忿氣分室獨眠，橫房三間，自己居中，妻左妾右。妻又疑他暗地偷宿，常其隙。是夜茂春帶酒，向妾丟個眼色，熊氏看見，就大鬧起來：

罵一聲大罵瘋令人可恨，做的事如屎樣臭得難聞！
具一付狠心腸兩樣安頓，愛一個嫌一個好不憂人。
只愛你小媽幾年輕骨嫩，嫌賤我年紀老臉上堆金。
既分房就該要來把氣恨，為甚麼背著我暗地偷情？
「我又未曾喊他，怎麼叫做偷情！」

雖然是閉看嘴未把言論，以色言以眉語做得出神。
「你既怕他同宿，為甚你又不來？」

既嫌我老王瓜不與同寢，我豈肯學下賤去找男人？

要守寡大齊家守著來等，我焉能獨一人去守孤燈？

「大家都不同宿，難道香煙就不要了？」

似這樣莫良心欺人過分，我情願斷香煙去作孤魂！

「寧斷香煙，不准同宿，你就那們恨呀？」

豈不知賤婆娘原不可近，好似那狐狸精慣習迷人！

只曉得戳是非含沙射影，那管人好和歹性命有傾。

家庭中大小事全不理問，喊他去不裝聾便作啞人。

茶不燒飯不煮還要裝病，一見人在走路就把嗔呻。

每日裡但知道搽胭脂抹粉，不穿紅就著綠日換幾身。

走步路擺一擺退而後進，作姣癡裝媚態蠱惑男人。

似那樣賤婆娘你都親近，我要你到後來悔之不贏！

何氏見熊氏罵得狠毒，當時大怒，亦指熊氏罵道：

賤婆說話不巴垮，別人替體臉上麻。

做個大來不像大，真真大得莫搭煞。

專愛說人冤枉話，一張嘴巴嚙哩呱。

脾氣乖張性魯野，不知尊卑與禮法。

那管妻小夫為大，天天尋著去放。

相貌不揚人材馬，嘴歪眼斜一臉麻。

額皺鼻拱眉錯雜，兩足拖起像王瓜。

越丑越怪越央假，偏偏要把胭脂搽。

裝起樣兒像銼鮑，只想丈夫專愛他。

不怕嫌來不怕罵，估住男人去貪花。

恨我後來人秀雅，朝日把你眼睛搽。

只想專房逞豪霸，不許旁人沾一紗。

天天尋我吵酸架，狗臉全不怕羞煞。

越加讓你越肘架，恨不把我趕出家。

今夜到底為著啥？無緣無故爛牙巴。

開口就說守活寡，誰個不許你同榻？

既把男子丟不下，任你扯來任你拉。

再來手我把屁打，八仙過海各顯法。

熊氏聽得更加傷心，攏去一架打之。何氏細小，極其伶俐，熊氏足大，轉身極遲，下下被人打著。熊氏見打不贏，夫未來拉，便去尋著拚命，說：「你這樣心毒！為甚使你小媽打我？你不與我講明，不得下台！」茂春一陣拉開，好言勸解。熊氏那裡肯休？吵得雞啼犬吠。茂春曰：「不要吵了！以後聽你鋪排就是！」熊氏曰：「要我依允，除非你與賤人水不同宿！」茂春曰：「那個易得，不同宿就是了。」熊氏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與你掉房，倘那個不要臉暗中往來，被我拿著，就要他的狗命！」茂春無奈，只得搬掉，妻睡中室，夫宿左房，方才睡了。

大武等至寂靜，叫毛子好生等著，不要開腔，打洞進去，正在熊氏床下，燈還未息。聽熊氏說曰：「你來就要把你捉倒！」大武大驚。熊氏說了就起軒聲，（大武）遂把箱子剪開，摸出大封銀子。熊氏歎氣一聲，大武忙出。那知熊氏夢中猶恐二人偷合，總想捉著泄忿，忽見床前影子一晃，疑妾偷過，起身抱住，大聲罵曰：「今夜被我捉住了麼，你才認得老娘！」拼命拉著不放。茂春問：「捉住啥子？」大武左右扭扳不脫，又見茂春起來，遂一刀擊去，熊氏「哎喲」一聲，大武跑出，拉起毛子就走。茂春起來見熊氏倒地，提燈一照，週身是血，問是何故，已不能言，口張眼閉而死。忽見箱子剪開，失了銀子，大喊：「有賊！」家人盡起，見是盜傷，四處尋趕。

僱工走到堰外，見大樹下唾著一人，手拿尖擔。僱工捉著喊曰：「賊在這裡，我捉著了！」眾工齊集，一陣拳頭拉回家去，看是下灣汪二麻子。汪見茂春叩頭曰：「林老爺，我殺錯了，與你補起一回，再不敢偷了！」茂春曰：「箱子事小，誰要你補？你不該亂殺！」汪曰：「我已殺錯，望祈恕罪，依舊與老爺補好。」茂春曰：「氣都莫得，還醫得好嗎？」汪曰：「林老爺，我與你並莫得氣角，無非一時錯想，不該來偷。」茂春曰：「狗雜種，你會偷！眾人與我綁起送官！」投鳴保甲，看明盜口，把汪二送到安縣。

這汪二與林連界，本樸務農，口極遲鈍，今見眾人將他捆綁，駭得話也說不出了。官看呈詞，見是盜傷，隨即坐堂，問曰：「汪二麻子，你偷人白銀已犯重罪，膽敢執刀殺斃失主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從實招嗎？」汪二麻子戰戰兢兢，叩頭哭訴道：

跪大堂不由人珠淚滾滾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。

民雖然生得蠢家屋貧困，平素來守本分務農耕春。

皆因是四月間天干實甚，滿田中禾枯槁無水車屯。

林茂春他地上水多得很，田也滿堰也滿滿整皆盈。

若與他明中討他定不肯，莫奈何學強盜起點黑心。

手執根長尖擔候至人靜，從堰坎殺進去水往下傾。

上岸來歇樹下身體倦悶，方坐下打瞌睡因此被擒。

「膽大狗奴：問你偷銀殺人之事，怎說偷水殺堰去了？」

這就是小人的真情實論，並無有半句虛可對鬼神！

大老爺若不信去看形影，堰埋上尚還有碗大簽痕。

「狗奴一片糊言，焉能哄過本縣？好好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重責四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噴，週身上如火燒五臟俱焚。

真真的黑天冤飛來人命，渾身上生有口也辯不清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想小人並未曾殺傷人命，盡都是冤枉事從何招成？

「狗奴還要強辯，左右用美人椿把狗奴上起！」

受此刑週身上汗把衣侵，弄得我死不死生又不生。

既殺人就該要遠遠逃遁，焉能夠坐樹下睡著等擒？

「狗奴不招，左右趕緊催刑！」

這一陣喊催刑如要過命，已經在閻王殿走了一巡。

想不招大老爺刑法太狠，若招了是盜殺法律不輕。與其在受苦毒生而貧困，倒不如招了供死得安寧。大老爺快鬆刑民願招認，盜銀兩殺熊氏一概是真。「既殺熊氏，銀子盜往何處去了？」比時間殺了人慌忙逃奔，出外來並無有一錠在身。「先已盜出，為何不在身上？」這都是林茂春他有福分，諒必然盡落在他的家庭。「快把凶刀呈來！」

是小民用尖擔送他性命，並未曾使刀殺拿啥來呈？

官見所供無據，又恐冤狂，只得丟卡，候驗明再訊。隨帶刑件來至林家勘驗，係脅下一刀廢命，又來床下看盜口跡，復看墻垣果有竅痕。隨問保甲：「汪二行為若何？」保甲曰：「為人本樸。」官命將屍掩埋。回衙復訊，亦無異詞。官想：「看這情形，原是慣賊，汪二小民何敢殺傷失主？此中定有冤枉。」遂打為疑案，慢慢查訪不題。

再說韓大武帶著毛子回家，看有三百銀子，拿一百打發毛子，囑曰：「你回家莫講，將銀收藏，要等林家莫事，方可使用。」毛子唯諾，拜謝而回，把銀交母，秦氏驚問曰：「你這娃兒，為何一夜不歸？把娘眼望穿，膽都駭掉！在那裡拿許多銀子回來？」毛子瞞著同去偷銀之事，只言失線駭哭，偷衣被捉，告饒拜保，銀是保爺打發的。秦氏曰：「如今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只有錦上添花，誰肯雪裡送炭？偷衣被捉，釋放已是萬幸，焉有百金打發貧兒？此話為娘不信！」毛子曰：「銀子實是保爺打發的。」秦氏曰：「你不要哄我，定是你這娃兒小詭大，不是拐於街坊，即是盜於鄉里！乳臭未除，就如此膽大，為非作歹，為娘定要打你！」毛子曰：「媽呀，你兒小小年紀，怎偷得許多銀子？是兒被捉，量必不是他憐兒有孝心才打發的？」秦氏曰：「就是打發，也不該要。常言：『一兩黃金四兩福，四兩黃金要命消。湊得多金不吉祥，留來定要把禍招。』人須安分守己，辛苦掙的錢方可興家。如此不義之財，拿來何用？好好拿去退了！」毛子只得拿銀去退。大武曰：「打發你的，如何要退？」毛子曰：「我媽說是不義之財，恐生災禍，故而退你。」大武默想：「他既不要，若說出來，如何得了！」留著毛子吃飯，與妻商量。妻曰：「他不要銀，定非好意，事到而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若做個死無對證！」大武點頭，就將狗藥放於蛋中，毛子吃了，不久即死，乘夜背在屋后土內去埋。

卻說毛子魂魄回家，見母倚門而望，上前喊媽，幾聲不應；撲入懷中，亦不張他。只見喊道：「毛子兒呀，天都黑了，還不回來！」毛子曰：「兒回來了！」其母若不見焉，依然喊了又哭，哭了又喊。心想：「這是甚麼情弊？我媽看不見我？」轉想他在韓家吃蛋，「肚痛倒地，起來就走，未必蛋中有毒，以致如此？待我轉去問他。」口說轉去，不覺就到，見大武夫婦在挖土坑，即問：「挖坑做啥？」大武夫婦亦不答應。又見地下有一死兒，手足衣服與己一樣。正疑惑間，大武拉兒下坑，口說：「毛子，你死不要怪我，我也是莫奈何，願你早去投生。」毛子方知已死，放聲大哭，心中含恨去打大武，誰知打不近身，用石打去，正中其妻。妻曰：「今夜有鬼！」大武曰：「亂講！快些埋了，免人看見！」毛子啼哭回家，見母坐在床上哭泣；天明出外喊，四處訪問無跡，回家哭泣不已。毛子步步跟著十分傷慘，淚亦不乾，心想：「一時失計，誤入賊船，被人暗算。丟母年高，家貧少食，無人侍奉，倘有不測，我罪寧有底乎？」午刻，見母尋柴借米，戰戰兢兢，倒進倒出，倍加傷慘，心中思想：「我既不能奉養於生前，亦當盡孝於死後，與母辦齊油鹽柴米，方不負我媽待兒一場辛苦。」於是閒天撿柴，逢場上街，有販米發水的抓他一捧，賣肉灌水的取他幾兩，賣油摻假的竊他一筒，想鹽是小生意，不可拿他的，只在地下撿些碎塊，日以為常。如此十天，忽見祥光瑞氣自東而來，天上現一菩薩，見毛子頭有靈光，叫他去問。毛子將生前遇難、死後奉親之事稟明。菩薩曰：「觀爾陽數未滿，只有百日災難；但人死百日，屍骸已朽，怎能還陽？吾神憐爾孝心，稍施法力，為爾成就。」即用柳枝滴瓶中甘露灑於身上而去。毛子叩頭起來，臟腑清涼，身體爽快，不知如何還陽，謹記百日之期而已。

再說秦氏自毛子不歸，朝夕哭泣，尋訪無蹤，而家中油鹽柴米食了又有，無少欠缺，心中駭異，疑兒偷回，怕打藏躲；著意看待，並無影響，時常滴淚而已。

再說林茂春見官不辦汪二，與熊氏娘家時常催呈。官目此案將已三月，辦之不活，又無頭緒，心中煩悶，逢朔進香，懇祈城隍顯應。是夜，夢一吏如判官狀，遞一稟帖，官看面題「林熊氏案情」，拆開內有四句話雲：

若要此案清，路外一草庭。

能使人為鬼，自然鬼為人。

正看間，忽被更聲驚醒，官不能解。次日告知師爺，師爺想了一陣，曰：「首句說案；次句謂在路外草房也；三句叫人裝鬼去拿；惟四句難解，謂鬼指其仇人乎？或另有寓意在內？」官想得一計，吩咐差人從林家行去，見路外草房，即裝鬼聲近屋叫冤，殺人者心虛，必有話講，自然拿獲。差領命，夜裝鬼叫，見有草房，走入宅中，哭泣要命，數處無異。至一處，聞房內驚懼之聲，差連喊：「還我命來！」房中一婦囑曰：「林大嫂，你不要來找我，那是老漢殺的！待事平息與你做個大道場，多燒些金銀紙張！」又一人曰：「毛子，你莫亂喊！這是你保娘打的主意，我明日燒點錢與你！」差候天明，即將其人鎖拿進縣，稟告所聞。——其人即韓大武也。

官叫上堂，問曰：「你偷林茂春的銀子，為甚還把他妻殺死？今見本縣還不招嗎？」大武曰：「小人一生安分守己，並未胡行亂為，大老爺說民偷銀殺人，真把小人冤屈了。」官曰：「爾未殺人，何得對鬼認錯？真情已露，還強辯做甚？」大武曰：「那是差人搗財不遂，捏詞陷害；大老爺須要詳情。」官曰：「好好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重責四十！」大武曰：「大老爺何必作威作福，平空地拿命案誣人？是這樣問法，我說大老爺的公差殺的，是我親耳聽聞，請大老爺嚴究！」官曰：「該死狗奴！好張烈嘴，左右拿美人樁把狗奴上起！」大武那裡肯認？官命催刑，大武昏沉，見一人喊他「快招」，自知冤孽隨身，必難倖免，於是從頭招認道：

大老爺不必用刑杖，聽小人從頭說端詳。

想小人出世多混帳，年輕輕敗了好家廊。

無生活去學模模匠，論手藝習來甚高強。

在本處裝作好人樣，每單身出馬走遠方。

百里外方把生意講，因未曾犯案到公堂。

有一日洗衣曬路上，忽有個小兒來收漿。

捉住他哀哀求釋放，他名叫毛子本姓王。

失線子無計把母養，急迫中偷衣未思量。

我憐他孩提知孝養，收膝下留家賜酒觴。

想打發家中無銀兩，帶起他林家去開張。

進屋去盜銀放身上，被熊氏捉住好看忙。

掙不脫只得用刀晃，一下去倒地即逃颺。

賜毛子紋銀一百兩，拿回家他母甚驚惶。

不義財得來把禍釀，命毛子依然退還往。

我疑他辭銀非妥當，倘對人說出怎下場？
與妻子商量把計想，倒不如謀死免鬧腔。
□狗藥下肚即了帳，只埋在屋后土內藏。
後聽得汪二遭冤枉，不由得我心中喜洋洋。
只說是此命有人償，我可以漏過免災殃。
那一夜與妻睡床上，忽聞聽哭聲甚淒涼。
我只道冤鬼要命賬，那知道太爺使人裝。
無意中說出真情況，被公差鎖押到公堂。
這便是實言無虛誑，望太爺筆下施恩光。

招舉，官即提汪二上堂開釋。命差押往埋毛子處設廠，次日親身勘驗。

再說秦氏自子不歸，朝夕哭泣，兩目盡腫。一日，鄰婦約他看官驗屍，秦氏問驗何人之屍，鄰婦答以不知，但聞是殺林熊氏一案，在韓大武那裡勘驗。秦氏隨鄰婦來至廠中，見男女濟濟，官已到廠，命大武指明埋處，叫人挖下，果有一個孩子，面貌如生。官看畢，問保甲曰：「王毛子可有親人麼？叫他領屍安埋。」眾人遂叫秦氏去領。秦氏上前一看，果是兒子，週身一摸，屍不僵硬，將子抱在懷中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陣，見於手足越加和軟，漸漸溫熱，遂喊道：「毛子兒呀！你娘在此，快快甦醒！」方喊兩聲，毛子喉中痰響，口內抽氣，轉動起來。秦氏喊聲不歇，官即賜茶一杯，吃下肚去，開目四顧，秦氏曰：「兒到那裡去了？為何今日方轉？」毛子即將送銀去退、吃蛋而死，念母孤苦，上街取些油米柴鹽奉母，後遇菩薩點化、百日難滿還陽之故，細說一遍。因曰：「今兒在此閒遊，並不知如何又還陽了。」說畢，哭泣不已。

秦氏率子到官前叩謝，官罵韓大武曰：「秦氏卻不義之財，迫子送還；毛子遵母之訓，將銀退汝，此乃賢母孝子，理宜憐恤送歸，為何將他毒斃？真是罪上加罪，雖乾刀萬副難盡其辜！」大武曰：「此非小人不仁，實我妻田氏主意。」官大怒，叫田氏罵曰：「惡婦！為甚助夫為惡，謀害孝子？」田氏曰：「那是奴夫所為，小婦人不過設謀而已。」官曰：「設謀主使，其罪維均！」命將田氏鎖押，親身至屋，抄其家財。貨物雖多，銀錢不見。官曰：「大武，平生所盜孽錢藏在那裡？」大武曰：「雖有些微，皆已用盡。」官又問田氏，亦不肯講，即將田氏十指拶起。田氏喊曰：「大老爺饒命！銀子盡窖在柴房地下。」官命挖出，約有三乾銀子，林茂春之銀原封未動。官命茂春領去，具結完案。又問保甲：「大武田土共有多少？」保甲曰：「田土佃的，只有押租五百串。」官喚毛子上前，說道：「觀爾生能順母，死能養親，孝性天成，不假教訓，可喜可賀。今將大武家業貨物、銀錢押租盡以賞汝，獎爾孝思！」秦氏母子拜謝。官帶大武回縣，各丟監卡，詳文定案。後上司回文轉來，大武斬決，田氏永遠禁監。